

红色情书

[illegible]

鲁秋园◎编注



掀开无法尘封的历史
追忆革命先辈之绝作
恢弘多姿的红色经典
堪称书信体散文精品

ISBN 7-210-03368-8



9 787210 033684 >

ISBN 7-210-03368-8/K · 431

定价：23.00元

红色情书

會秋園◎编注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情书/鲁秋园编注.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6. 6

ISBN 7-210-03368-8

I. 红... II. 鲁... III. 革命家—书信集—中国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5821 号

红色情书

鲁秋园 编注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嘉欣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数:215 千 印张:12.75

ISBN 7-210-03368-8/K·431 定价:23.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电话:6898827 电话:6898893(发行部)

E-mail:jxph@163.net web:jx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情书,即相亲相爱的人为表达深情爱意而写下的书信。在烟波浩渺的书信海洋里,情书因其充满了温馨与浪漫而引人遐思,受人青睐。

我们所说的红色情书,是指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先烈写给恋人、伴侣的书信。这些革命者或戎马沙场,或深入虎穴。他们奋不顾身、舍生忘死的英雄事迹感人至深,但他们情感生活中的细腻与温柔却少为人知。其实,他们也有着与常人一样的情感,有着对异性的爱的渴望,只是由于战火的洗礼、生死的考验,使他们的爱情少了些花前月下的温柔,多了些关山阻隔的思念;少了些卿卿我我的缠绵,多了些生离死别的悲怆。在紧张的工作与严酷的战斗间隙,他们将对爱人的思恋付诸笔端,写成一封封充满亲情、激情与爱情的书信。有些情书甚至是写于阴森的囚牢、血腥的刑场。这些情书或柔情似水,或慷慨悲歌。它们是革命者与亲人间的心灵交流,承载着战火的记忆,诉说着无尽的爱恋,寄托着殷殷的祝福。有些情书看似简单地谈生活、谈爱情,但正是在生活琐事与谈情说爱之间,体现出那一代人所特有的思想情操,表现出他们的人生追求与奉献精神。

这些红色情书是革命先辈留给我们的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那一代革命者大多有着良好的文化修养和深厚的文学功底,他们将自己特有的生活感悟、丰富的情感世界,通过优美的文字,倾注于信札尺

牍之中,尽情地抒发自己的爱与恨。这就使得他们笔下的书信,或清澈深远,或空灵魂丽,或绚美柔婉,或晶莹明艳,成为书信体散文中的精品,读来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与艺术美的熏陶。

本书收录了70余封革命先辈写给恋人、爱人的书信。收入本书时都根据原件整理,分为“爱的期盼”、“远方的思念”、“平凡的感动”、“生死诀别”四编。为了阅读和检索的方便,我们给每封情书拟了标题,并在前后分别写了简短的背景提示和阅读点评,简要提示写信人生平以及写信时的特定环境与场景;简要叙说书信的主要内容、阅读要领及书信背后的故事。配上部分书信原件的影印图片和那个年代珍藏下来的相关照片,让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和眼见为实的感觉。

本书由鲁秋园主持编注,执笔写作和参加搜集、整理资料的有周丽丽、刘涛、夏志清、董建功、张亚男、李楠林、崔建设、翟云飞、宋佳、晋向阳、郭怡、谷红梅、祁美景、张建国、郝丽娟、何倩等,郭晓言、刘胜利参与了审稿。全书由鲁秋园统改定稿。

由于年代较远,情书中有些字词语句的使用与今天已有所不同,但只要不影响阅读与理解,一般都保持原貌。个别错、漏、余字,能判明意思的,做了少量补正并在页下注明;无法判明原意的,保留原貌亦在页下注明。有不妥当之处,盼望读者批评指正。

一、爱的期盼



I.

求学问是一种最快乐的事

——张太雷写给陆静华的信

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生于1898年6月，江苏常州武进人。1918年暑期，在常州与端庄秀丽、温柔贤惠的陆静华结为终身伴侣。结婚一年后，张太雷就投入到五四爱国运动的洪流中。1921年1月，张太雷受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委托，赴苏联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东方局任中国科书记，从事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之间的联络工作。这是张太雷在即将赴苏、临过边界的前夕，写给妻子陆静华的一封信。信用毛笔写在一张普通的信纸上，信中讲述了自己投身革命、无法照顾妻子的歉意以及对人生道路选择的无怨无悔。他写道：

我此次离家远游并没有什么^①，你们也不必对于我有所牵挂。我觉得现在我做事，总不能说可以长久。今天不知明天如何。这样心境不能安定，心境不安定是如何痛苦呵！我想最好能自己独立生活，不要人家能操纵我的生活。所以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我先前本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所以我想等明年去考高等文官考试；但是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做了官，发了财，难保我的道德不坏。常常在官场中混，与^②那些不好的人在一起，嫖赌娶妾的事情或不能免。倘若是这样了，非特我的身体、道德要坏，恐怕家里要受莫大的苦处。你也看见多少做官的发财的人们多嫖赌娶妾。倘若我做了官，发了财，我自己也不能保不像他们一样的做坏事^③。惟有求得高深的学问既可以自己独立谋生，不要依靠他人，这样就不用不着恐惧失去饭碗，心境自然也就安定。心境

① 原信此处缺两字。

② 原信为“替”，改为“与”。

③ 原信为“替他们一样的做坏事”，“替”改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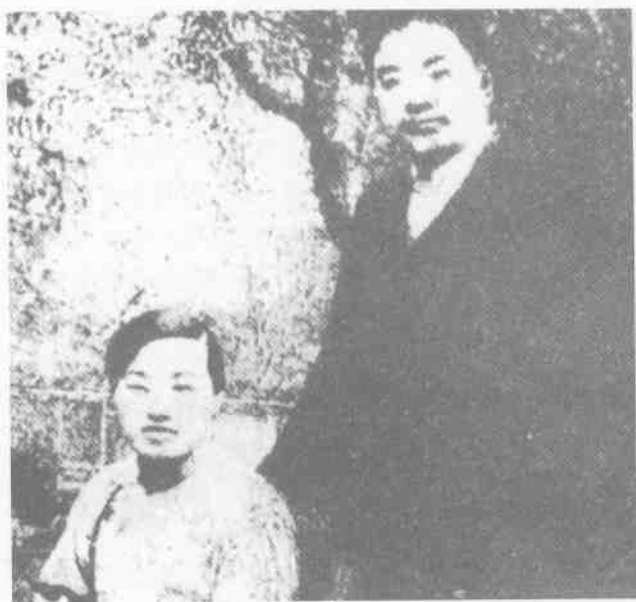
三 张太雷 1921 年 1 月写给陆静华信的部分手迹。(《红书简》，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安定是寿长的最要紧的事。又可以保持我清洁的身体，高尚的道德，不至于像那些做官的发财的人一样嫖赌娶妾做坏事。我觉得着做官发财与福气是完全相反背的^①；因为做官发财的总是嫖赌娶妾的，就是不嫖，不赌，不娶，他们的心境亦决不会安定的。因为做了知县想做知府，赚了二百块钱一月又想三百，他们的欲望决不会满足，欲望多的人决不会长寿和安乐的。所以我说做官发财决不是福气。真正的福气是心广体胖，心广体胖一定要心中无所忧虑，要不嫖不赌不娶妾。但是一个人要心中无所忧虑，先得得生计独立，就是说做事不要靠人家引荐，要人家来请，即使人家不来请亦能有饭吃。这样，只有有了高深学问才能够。一个人有了钱要不嫖不赌不娶妾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这种不是

能够用人可禁止的，必须使他能有别种快乐之事去代替这种坏的快乐事体。求学问是一种最快乐的事。在有学问的人看那嫖赌等多是痛苦而不是快乐，所以他们决不会去做那种事的。你看见多少真正读书的人（如你的爹爹）多是这样。所以我决计外国去游学求一点学问，将来可以享真正的幸福，你也可以享真正的幸福，母亲也享真正幸福。但是我们现时不能不尝一点暂时离别的苦去换那种幸福。你情愿不情愿？我想你是一个明白人。一定是情愿的，并且赞成的。

至于家中过日的问题，我于前两次的信中已经说过了。凡遇有金钱紧急的时候，尽可写信与北京彰仪门大街通才商业学校吴炳文及哈尔滨道里特别地方审判厅张照德。他们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允诺帮助我。荟甄四叔处已有两封信去了。母亲尽可向他要，因为这款虽然是他家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要知道铜钱是天下共有的，真正讲起来，亦不是他们的，亦不是我们的。所以尽可以向他要，不必客气。就是要不着，我终设法使你们够用，因为这款只有现在可以借口问他要。家中用途不宜过省。每月用卅元却好。母亲年老亦应当吃好一点，穿好一点。你可劝劝母亲说不要过省，不

① 原信为“替福气是完全相反背的”，“替”改为“与”。



《《

张太雷与陆静华在一起。
(《张太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然我在外如何安心呢？决计不要忧没有钱，吴南如等一定可以替你们想法子。如若再没有法子的时候，我也可以回来的，不过白走一趟罢了。

你可以趁这个时期中用一点功。你一定要进学堂。所费亦不算多。你第一要选择你所最擅长^①的功课，学习了可以使你独立。我想你学刺绣及图画一定是好的。刺绣要学那新式的刺绣，如绣花卉人物，山水之类。图画学了是最有乐趣的。再者图画与刺绣是有极大关系的。因为刺绣配颜色等一定要会图画的才会配得好。我想你于这两种课都是很擅长的，并且很欢喜的。这两样东西很有用处，你学好了这两样，你很可以自立了，那时你是一个独立的女子了。比较那种女子只做男子的附属品，要荣耀得多呵。你可以寻先生学习这两种功课，我想常州女学堂里一定有好先生。你不要怕费钱。要钱你可以对吴南如、张熙德写信要。我现在正找报馆里的通信员之事，倘若找着了又可以有每月四五十元的进款。所以你们决计不要愁钱。除掉学习刺绣图画之外，你还要学一点普通常识，尤其对于如何教育子女，是要研究的。历史、地理、理科，是你应当懂一点的，国文只要多读新的白话文，可以多看小说如《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等。还要多看杂志与报纸。如《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常州局前街新群书社多有卖。同吴家

① 原信为“善长”，改为“擅长”。下同。

大媳妇进学堂亦是很好，只不知那个学堂里刺绣图画好不好？你不要拿我的话忘记了，我希望我回来的时候，我学得很好，你也学得很好，那时我们多快活呵，那时我们应大家互相庆祝了。我希望能如此！

我们现在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幸福，所以你我不必以为是一件可忧的事。我们应该在这时期中大家努力做，寻我们将来永远的幸福，这是一件何等快乐的事呵。我并没有一点忧愁，因为我有这个目的在心中，我希望你也能有同样的心思，一点不忧愁，只用心照我告诉你的用功去。母亲是很能看得开的，你再拿我这一番话说与母亲听，他老人家一定能不牵挂我的。你必要照我告诉你的做，我在外心才能安。我很感激你。我发誓我决不负你。你在家安心供养母亲，教育细革，自己照我的话用功。

我一路有信给你，到俄国后我时常有信家来，不要忧愁。家里有什么要紧事可写信与吴南如……

透过这封信我们看到了张太雷对亲人不尽的思念和眷恋。信中字字都是对家人的牵挂，句句流露着一个革命者的铁骨柔肠。

由于受保密工作的约束，他不能直接告诉妻子自己去苏联的真正意图，但还是通过婉转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远大志向：不贪图荣华富贵，不想做官发财，表示自己要追求永远的幸福。在信中，张太雷对黑暗的社会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富贵是害人的东西。做了官，发了财，难保我的道德不坏”，“恐怕家里要受莫大的苦处”。他认为只有求学问，才能有自己独立的生活，才能享永远的幸福。他在信中反复这样讲，一方面是为了得到爱妻、老母对自己远游的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也流露出他对于独立生活、独立人



张太雷和陆静华的孩子。（《张太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格的向往和追求。从“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和“求学问是一种最快乐的事”这两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革命者不谋一己私利、以天下为己任,坚决投身救国大业的崇高思想境界。

在信中,张太雷反复劝说妻子要“用一点功”,学习一些最擅长的功课,做一个独立的女子,而不要“只做男子的附属品”。这同他长期以来重视学习文化、重视提高妇女地位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这封信笔法流畅、情真意切,字里行间洋溢着难以割舍的亲情与爱情,是一封感人至深的“红色情书”。

1921年8月张太雷从苏俄回国后仍为革命工作四处奔波,很少回家。1927年12月,他参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在张太雷的帮助下,妻子陆静华的文化程度提高很快,从粗识文字到能写信和阅读小说。张太雷牺牲后,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陆静华独自承担起抚养三个孩子和照顾年迈瘫痪的婆母的重担。为养活一家五口,她每天外出为别人干活,晚上还要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做针线和手工活。在她的抚养教育下,孩子们长大成人并走上了革命道路。

今天我们读到的这封信,没有开头与结尾。这里面还有一段颇为曲折的故事。张太雷牺牲后,他的女儿张西蕾怀揣着父亲的这封信投奔革命。在路上,出于安全的考虑,她把信的开头和结尾都剪掉了。几经周折,她来到安徽泾县云岭镇参加了新四军。1940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发起反共高潮,新四军军部被迫撤离。当时,军情紧急,险象环生。为防不测,张西蕾将信托付给薛暮桥,请他从安全路线将信带到苏北根据地。解放后,张西蕾把这封信作为革命历史文物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

这是张太雷留存于世的唯一家书,是他的亲属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因而更显弥足珍贵。



2

我何以有这样弥久的愿望

——高君宇写给石评梅的信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是高君宇写的一首言志诗，也是他短暂而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在党的早期历史上，这位被称作“中国青年革命的健将”的活动家，师从李大钊，是青年团的发起人之一。他做过孙中山的秘书，在莫斯科亲耳聆听过列宁的教诲。他与才女石评梅圣洁而又凄婉的爱情故事，佐证了周恩来那句“革命与爱情没有矛盾”的名言。

高君宇，1896年生于山西省静乐县。1919年参加领导五四运动，带领学生上街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组织各校罢课，发表革命文章。1920年10月，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他任书记。同年冬，在北京山西会馆结识石评梅。他是石评梅的父亲石鼎丞的学生，石评梅多次听父亲夸奖过这个学生。当时，石评梅已是北京诗坛上颇有声名的女诗人了。两人初见之后都以“识荆”为喜，从此书信往来频繁，友情日深。随着了解日渐加深，高君宇被石评梅的思想和才情所深深吸引，不由得坠入情网。然而，石评梅虽然也爱对方，却因自己初恋失败在心中留下了太重的伤痛，从而抱定独身主义的宗旨而固守着与高君宇的“冰雪友谊”。对此，高君宇虽然内心十分痛苦，但对石评梅更加尊重。

1921年，高君宇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1月，以中共代表身份，参加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7月，在上海出席中共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他受党的委派，领导长辛店工人开展反对军阀的斗争，为此遭敌通缉。中共三大后，为实现国共合作而奔波。这封信写于1923年10月15日，在这之前，他几次写信给石评梅表露自己的情意，始终未得到回应。为了追求挚爱的女性，他再次写下这封绵绵情书：

评梅：

由仲一信中函来之书，我接读数日了。当时你正是忙的时候，我频频以书信搅扰，且提出一些极不相干的问题要你回答，想来应当是歉疚至于无地的。

你所以至今不答我问，理由是在“忙”以外的，我自信很可这样断定。我们可不避讳地说，我是很了解我自己，也相当的了解你，我们中间是有一种愿望（旁注：什么话？你或者是这样——）。它的开始，是很平庸而不惹注意的，是起自很小的一个关纽，但它像怪魔一般徘徊着已有三年了。这或者已是离开你记忆之领域的一事，就是同乡会后吧，你给^①我的一信，那信

具有的仅不过是通常问，但我感觉到的却是从来不曾发现的安怡。自是之后，我极不由己的便发生了一种要了解你的心。然而我却是常常提悬着，我是父亲系于铁锁下的，我是被诅咒为“女性之诱惑”的，要了解你或者就是一大不忠实。三年直到最近，我终于是这样提悬着！故于你几次悲观的信，只好压下了同情的安慰，徒索然无味的为理智的解劝；这种镇压在我心上是极勉强的，但我总觉不如此便是个罪恶。我所以仅通信而不来看你，也是畏惧这种愿望之显露。然而竟有极不检点的一次，这次竟将真心之幕的一角揭起了！在我们平凡的交情，那次信表现的仅可解释为一时心的罗曼，我亦随即言明已经消失，谁知那是久已在一个灵魂中孕育的产儿呢？我何以有这样弥久的愿望，像我们这样互知的浅显，连我自己亦百思不得其解。若说为了曾得过安慰，则那又是何等自私自利的动念？

理智是替我解释不了这样的缘故，但要了解的需求却相反的行事，像要剥夺了我一切自由般强横的压迫我。在这种烦闷而又躲闪的心情之下，我有时自不免神志纷纭。写给^②你的信有些古怪的地方；这又是不免使你

我是寶劍，我是火花。
我願生如閃電之耀亮，
我願死如彗星之迅忽。

這是君宇生前自題像片的詩句
死後我替他刻在碑上
君宇，我無力挽留你這如彗星之
生命，我只有把對你的愛流到碑境頭直
到你不能來看我的時候。

三 石评梅手书高君宇碑文。

① 原信没有“你给”二字，为编者所加。

② 原信没有“给”字，为编者所加。

厌烦或畏惧的。你所以不答那些，能不是为了这样吗？

但是，朋友！请放心勿为了这些存心！不享受的供品，是世人不献之于神的；了解更是双方的，是一件了解则绝对，否则便整个无的事。相信我，我是可移一切心与力的专注于我所企盼之事业的，假使世界断定现下的心是可无回应的。

我所以如是赤裸的大胆的写此信，同时也在为了一种被现在观念鄙视的辩护，愿你不生一些惊讶，不当它是故示一种希求，只当它是历史的一个真心之自承。不论它含蓄的是何种性质，我们要求宇宙承认它之存在与公表是应当的，是不当讪笑的，虽然它同时对于一个特别的心甚至于可鄙弃的程度。

祝你好罢，评梅！

君宇

10月15日(1923年)

勿烦琐的讲这些了，谈一件正事罢。想他们已通知你，《平民》已定廿号复活了。第一期请你做稿，你可有工夫吗？

又及

这封信充满了对爱的追求，是高君宇对石评梅炽热爱情的大胆流露。高君宇娓娓道出相识三年来与石评梅的交往以及自己思想、情感上的变化，希望评梅可以接受他的一片真心，这是他“弥久的愿望”，是“历史的一个真心之自承”。高君宇追求高尚的爱情，更追求革命的真理；他忠于圣洁的爱情，更忠于崇高的革命事业。在得不到评梅的爱情时，他将“移一切心与力的专注与我所期盼之事业”。

这封信寄出后，仍未得到评梅的回应。高君宇并未气馁，他要用极其真挚的情来感动评梅。10月24日，他在香山采摘了一片心形红叶，在红叶背面写上“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寄给石评梅。望着红叶上的两行小诗，石评梅犹豫不决：她敬重高君宇的才华与胆识，但抱定了独身主义又不想轻易允诺，她把红叶寄了回去，并在红叶正面写道：“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再次的拒绝使高君宇十分伤心，但他仍然忠诚地爱着石评梅，并尊重她的选择。他将红叶一直珍藏在自己身边。



3.

仅止一面，乃令我生如是热求

——高君宇写给石评梅的信

虽然遭到拒绝，高君宇依然痴心不改。他一直不明白石评梅为什么不能接受自己赤诚付出的心。他疑惑是否因为自己还有婚约在身。对于石评梅的爱，使他鼓足冲破封建包办婚姻羁绊的勇气，决定回家解决自身无爱婚姻的纠葛，归来后再以自由之身去向石评梅捧出最真挚的心。1923年11月，他再次写信给石评梅，表达唯她不爱的一片痴心。他的信是从解释自己的包办婚姻开始的。他写道：

我泣而却礼衣，父怒极而昏，我此时忽甚怜谅瘦父，念我胡不可牺牲，此念一萌，此后一切事殆都在梦境，任听他们摆布矣。婚后我大病，病渐愈，母谓我曰：“几何为不满意者？汝妇殊美好也。”我至是始端视吾妇，觉母言甚确；越日伊侍我病，乘间谓我无心与伊，伊故作不解；再言之，始曰：“然则我将累君一生矣！”我曰：“一生耶？——汝更苦耳！”伊至是泣曰：“我命定耳，尤谁？”我彼时忽觉其人何以懦弱至于如是，乃不免顿生鄙视意，至此我两人间之了解乃完全隔绝矣。病痊，我托词移地静养，家人亦知我家居心情甚恶，许我外出，又谁知我从此一去不复归耶！我到省数函求父亲释放此可怜之女子，父答则谓我法适杀伊耳。我此后数次甚病，常觉如有桎梏附身，19岁一年病咯血几死，决念我虽不认伊为余妻，然此生此心不与人矣。余抱此信心者数年，中经“五四”罗曼花盛开之时代，女友至好多人，且经二次结同心之邀，而徒以宿志在心，虽感激饮恨至于天地，亦皆不得不勉强示以铁面；不意此铁志至今日竟如粉之碎于君前也！

吾人虽通信三年，事极平淡，相晤谈者仅止一面，而乃令我生如是热求，诚非天地间之奇事耶！在我发觉有是要求之初，每作烦想，觉种种烦恼常萦脑际，常自问伊亦如我心否？果伊亦如我心者，我将何以待伊？同时又念：我不将父母的桎梏除下，将宫廷打扫干净，又将何以待伊？每每焦念，